

『古本小說集成』編委會編

三國志後傳

二
（明）酉陽野史編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新刻續三國誌後傳三卷

武○敘李特出身本源

晉惠帝永康初年，歲大荒，閨中内外萬里皆然。人民流竄，聞知川

中頗熟，皆相繼入川就食度活。有強梁大戶李特，倡首留納以後流民。

感念其德，咸推李特為衆之甸長。有事則托特主持，有爭鬭則托特剖析，有缺欠則資特贍給。有盈餘皆輸特收管，資儲大積。萬衆支消有裕，倚山結圍，住連百餘里。官府恠其廣納無籍，行文與特令逐還鄉。如不

散去流民，即抄特之家，併誅流衆。流衆此時又不肯去，特兄弟又扶義不肯逐，衆至數萬，日夜不散。有精勇者萬餘千夫，敵者五十有多，能衝

鋒破陣，弓馬熟閑十數人。遂乃據川作亂，抗拒官兵。按野史所載李特

襲中人，其先有務相者為之祖，稱廩君，即國王類也。初時川蜀之地，呼為蚕叢。乃烟瘴所在，雖或有人異於中土，皆是岩處野宿，與禽獸雜居。

茹毛飲血。未有火食衣室。人民無主。不知禮義。茫然渾如也。其地連
巴西宕渠境內。別有一山。名鍾離山。忽被雷擊崩陷。塌去泥土。獨留石
壁峭立。上有石穴二个。儻如洞戶。左邊穴內赤如丹砂。右邊穴中黑如
煤漆。一日赤岩中走出一個異人。自稱姓巴氏。名為務相。黑岩之中亦
走出四個人來。皆自言名天。一個稱姓曠。其二稱姓樊。第三的稱姓栢。
四者稱姓鄭。五姓之人初出。皆同穴而居。因自相議曰。天生我等五人。
心靈性察。莫非欲使我輩掌管此方之民。使知禮義火食也。今日在此。
必須湏立下一個廩君。為之主領。統禦土人。教之守法。免致殘殺。別於禽
獸。始成世界。衆然其說。欲立一個為主。但係同生同出。初無等殺。於是
各相稱長。爭競不息。終日無肯相讓。咸欲攘奪。務相曰。不必如此。我等
忘教化土人。使為孽好。連我自家尚氣尚力。焉能治人。今有一法處之。
不要問。狠相競。凡管人以本事為先。我五人各賭本事。高者為君。不及

著爲之臣衆曰賭何手段。務相曰。我和你五個人列班而立。一齊將劍
伸去。有掉得到石崖上者。就爲廩君。跌落地下者。便爲臣子。四人曰。賭
便賭。不可反悔。一個得中。四個俱要拜伏。務相曰。是我出令。我若食言。
不是人也。且此事憑在天意。知誰能掉得住。四人曰。一言已定。休得失
信。言罷。各皆揮劍擲去。惟有務相一劍。端掉石上。其四人之劍。皆落于
地。務相曰。廩君定矣。四人曰。石有脆堅。此非本事。務相曰。汝不服也。我
與你再賭一法。此去流水之外。還有人民。我等皆要墮土爲船。順流前
去。教化他們坐土船不沉者爲君。沉壞者爲臣。若能如吾所言者。衆皆
拜服。再不反悔。否則非男子也。衆人曰。豈有再悔之理由。是各乘土船
而去。將至中流。四船漸漸沉去。務相乃逐個救上已之土船。同載而往。
四人盡皆拜下曰。吾等願世世爲臣。中心服矣。遂扶務相登岸。於巴
等處訓誨人民。使構土房於平地而居。別離禽獸。導以倫禮。始類人矣。

五異人飛劍賭法





已氏務相術服曇樊栢鄭四人。尊為廩君。於巴褒等處巡行教化。四方之人。雖深山窮谷之中。皆相授聽講。何止日以百數。於是蚕叢之鄉。漸次入於人類矣。相又聞得鹽陽地方之人。被有妖怪為祟。不勝其害。乃同四臣。仍坐土船順流逕至鹽陽。召民教訓。忽有一天容女子來相見曰。此處地方是吾所管。你今到此。必湏憑吾行移。要與你結為夫婦。若肯相從。即賈汝等在此。如或不然。定無相容。還有水厄及汝也。務相听言。擬其有音。乃從之。遂為夫婦。元來這女子即是鹽君。乃一怪也。夜則與務相共宿。日間則化為飛鳥。盤旋於半空之中。諸蜚虫羽翅之族。妖禽怪鳥。悉皆攢集而隨掩蔭數十里。遮得天日無光。猛獸皆趨黑出沒。於其間。人被傷害。不可勝言。務相見而惡之曰。吾夙聞有怪害民。特來至此。不期即此鹽君女子也。吾既為民主。僭號廩君。何被所讐而與怪物為偶。豈人類乎。因拔劍以俟欲殺之。至日晡。鹽君依舊盛粧而下。見

務相挾劍以待。即遙先謂曰。既為夫婦。何歛相害也。吾非作怪。以女身不便行走。特托斗以巡視地方耳。至其處則必現形示民。胡用見燒。務相被其識破。亦假意答曰。適因你去。遮蔽天日。猛獸逼身。致吾驚恐得不以劍防身乎。鹽君曰。此又何妨。默爾吾之所管。必不敢加害。郎君者也。務相心中終嫌其為幻。思欲除之。以祛民害。乃以計給之曰。既為夫婦。理合朝夕相依。汝今夜歸晚去。情同朝露。使吾大失所望。得無薄倖乎。蓋君曰。是吾職分之事。不得不然。郎君耐之。過秋則不出巡矣。務相曰。雖然。吾之心時刻念你。每去時極目望之。不能辨認。吾今有絳色綾絲一縷在此。你可掛之於身。待吾認以為記號。則可以望汝矣。鹽君不知是計。乃即從之。次早遂將絲掛於身傍。騰空而起。但見絳絲颶颶。優游於務相之前。久而不去。故意使之觀看。務相暗取神箭。照定纏綾絲之鳥。覩而射之。鹽君應弦而落。口中猶叫曰。郎君何毒情也。務相向前

叱之曰。既稱盜君。復害盜民。何容不仁。遂揮劍斬之。霎時間群鳥皆散。天清日朗。無復有鳥獸害人之患矣。務相乃分鄭姓者掌治鹽陽。是為南鄭務。相再與三人。駕土船下徇夷城。至一所在。石崖峭立。穿環週折。水城縹繞。前不數里。有一石門。儼如屋室。務相見之。嘆曰。此地甚可居也。但吾新從洞中出。又復撞入洞中。柰何可乎。當復馳轉。再往他處可也。言未畢。一声震响。石崖崩塌。其上寬平而正。廣百餘丈。高五十餘尺。分兩階。皆有級數。務相寺捨船而上。至其中。處有一方石。高九尺。可容十人。於是君臣四人。坐石議事。議之合理者。皆署於石上。從听者絡繹不斷。乃於上斷茅爲廬。避蔽風日。四旁墾土爲城。蓋以草苦。雨雪不能人居其內。以別禽獸。遂成人俗。皆相之力也。此地疑即今之階州。其後子孫世為本方原君。主管西土。種漸蕃盛。地多產利。富庶無比。後傳至周末。秦孝公聯蜀連界。生息艱饑。乃用張儀之計。偽通於蜀。被秦

人金牛之誑，命力士伍丁開山鑿道，以便往來。道成，蜀地皆被張儀所併，改其地為黔中，立郡縣，編戶當差。每一丁口，出錢四十文，名為之納賓，竟即輸賦也。以後皆呼為賓人焉。蜀王因以自開山道，被秦所滅，心不甘心，遂化為杜鵑之鳥，至春末被伐之日，乃今之穀雨節際，遂日夜哀鳴，至於流血不已。其音大似自誤國亡之意。後來胡曾先生有詩一首為証：

杜宇曾為蜀地王

化禽飛去怨誰忘

年來叫桃花月

泣向東風訴國亡

及漢高帝封褒中，募賓人為軍，出定三秦，後滅秦楚。帝咸陽，念賓人功大，乃復其役，與薺沛同。蓋以沛係出身之地，褒是發蹟之所，二方皆無異差，惟供正賦而已。又將西隅一郡，賜典賓人渠首收管，每歲只貢方物，不供賦糧，以務相姓巴，改名巴州，以表其踪。土產有鹽、鐵、硫、砂、丹、漆。

椎黃藥材之類。俗性慄悍。漢末張魯居東川。以左道治病。以薄賦治百姓。賓人敬信其靈。四方歸之。遂據漢中。後曹孟德征漢中。李特之祖率宗黨五百餘家歸操。操封為牙將。使守畧陽。以治巴氏諸夷。其地出李子極多。居前有大李樹一根。高七八丈。亭如所生之實。色若丹朱。其美無比。人爭羨之。特祖曰。人能如此李之有人。思慕欽羨則足矣。及後巴氏夷類與賓人鄭人等處。悉皆念慕。遂改巴姓為李姓。特之父名李纂。烏東羌獮將。特少仕州郡。見異於時。生得身長八尺。面如垂車耳。大頤豐長眉高鼻。三牙長髯。多威儀。善騎射。沉毅有大度。第二人李流。李庠皆有武勇材畧。庠性好俠。尤有英雄拔萃之狀。州黨之人多附之。因齊刀年作亂。閬中畧陽天水秦涇雍梁六郡之民見歲又荒。兵火又熾。避亂流移入漢中者數萬家。李特兄弟亦棄畧陽還帰舊土。路上流民推之為首。凡有貧乏飢餓併疾痛者。特兄弟皆賑給調治之。衆等

悉傾心歸戴。尊特為主。凡事皆稟命而後行。至漢中。流民衆多乏食。李特為之上書申奏朝廷。求寄食巴蜀。以救民命。待兵靜歲熟。還歸故土。有司代為轉奏。帝召群臣廷議其事。太傅張華曰。今流民甚衆。初來乞活。未宜他行。宜遣一宦持節安慰監察動靜。只不可使入劍關。夫劍關者。乃西蜀之險要。流民一入。見其中寬可居止。固可濟渡。即不思去。遂亦難動矣。且聞其衆至數萬。一朝為亂。有險可據。兩川皆非晉有也。況川中富饒。毋為流寇所得。朝議然之。欽差侍御史李暉音摶持節巡按漢中。安慰流民。不許入蜀。連路將榜文張掛。曉諭流衆榜云。

奉勅巡按東川道監察御史李暉諭閬外六郡就食百姓人等。雖云汝地頗遇兵荒。不過天道人心一時之變。自來無久樂極悲生。否須後泰。反掌可待。萬古不易之理。故今聊見小述。即使拋家棄祖。遠流外地。且有土地。各有人民。今日之艱。亦妨他日之歎。豈容外人奪擾。

以甘自耗乎。第以川民念惄同類。不忍窘辱汝儕。茲既侵涵川東。何得又思西入。今特特節至此。撫訓汝等。趙王倫大兵已出山西。梁王肅大兵已出秦雍。齊万年不日勦平。兵鋒必靜。天道自有好還。未春必熟。示仰衆等各宜收拾還鄉。守官舊業。榜行如悉。毋得再停。吾當入朝請發錢糧。前來賑濟。待至來秋。自然後裕。休得故違誤。有不遵定行誅戮。

榜樹。流衆看之大駭。皆相率至特前相議曰。某等因故郡荒饉。羌中反亂。故避難北處而來。途中若無旬長相賈。皆作溝渠餓莩矣。出焉死一生。姑得安止。今官府又欲逐發還鄉。且賑濟之言。盡是虛張恩惠。將何以為支給。而得生還也。李特曰。驅逐之言。還是謾嚇我等。但只不容入川。撓擾而已。李流曰。脫若不容入川。則只此漢中之地。亦難存活汝衆如之奈何。衆沉默。上官晶等曰。此事還要句長大人為之區處。方

好特曰。朝廷官府不容。如何強得。有計亦難施矣。李庠曰。我有一計。聞知李御史官雖清要。平生性貪而狡。汝衆雖然。棄家而來。錢財便少。其土出越毡革。貂羆狐裘。細室等物。必定有之。各母懼。奏將出來。待我把此金銀添上。揀選好物。送去與他。求其權放吾等入川。度活年。把得有盤纏。自然還鄉去也。衆人听言大喜。於是但有帶得珍珠宝物。貂絨細段者。爭相將出。共有百金之值。李特乃親自送去。稟告李蕊曰。昨審其所米流民。皆是遵守國法。不從賊反。甘自流離至此。以全殘喘。寔有忠義心者。為因川東不能容。衆吾故上書有司。為乞已西山隴閑空之地。使彼開荒畊種。聊度目下之命。待探得故鄉稍熟。即便俱歸。誰有不念祖宗故地者也。不想朝廷反委老爺來此。發落他們。衆人盡皆號天叫苦。言有來的盤纏。無去的支用。悉皆餓死於途中矣。今衆等思家業已失。賊寇未寧。實然進退兩難。今小民等以為老爺特為彼龍行。

至此衆人貧窶無甚者。散輒有閑西羌地所出些小土儀。聊獻慇懃。望求大開天恩寬容無告之民。聊住一年。得救危命。則老爺恩同覆載。方代陰功不淺矣。若是閑中平靜。年熟得收。那時不去。小民願從重憲。以正誣上之罪。李蕊見了許多異地難得之奇物。心中大喜。即命收了。又看李特人才可敬。乃命李特起站。謂之曰。吾查得你們原是漢中之人。無是舊家子弟。今來流民隨你到此乞活。我尚未曾賑賞錢穀。反又生受衆人餽礼。本欲回還他們。看此土產之物。皆是中州難以易得。我等之所喜愛者。待吾申奏朝廷。頒賜賑札以答汝意。李特曰。賑濟所賜。寧老爺將別公用。只要凡事方便。得活衆命。方感大恩。賑賞無過苟度。月餘而已。皇爺怜之。李蕊曰。你且出去。我與你申明此情。倘獲朝廷允。則衆人皆可無虞。若有為惡不法。罪在你們身上。特曰。如有不遵。爺之教訓。小人甘當重罪。蕊信之。即日修本。遣人奏於朝中。曰。臣李蕊奉命。

按止流民不許入蜀但彼皆不徙反寇避亂絕民今查丁口約有十餘
萬守法甚寡飢羸可憫今散於漢中一郡之間不惟流民號苦即本州
百姓亦不勝其擾矣蜀中地廣糧儲有餘宜權令就食於其間可活億
兆之生靈得非聖朝之天恩乎待明年熟後發令還鄉誰敢有強留者
今若一旦初來而即行逐之悉皆命填溝壑矣豈吾大朝綏安万姓之
德澤哉朝議領之由是李特兄弟率流民等以漸皆入蜀中而去李蕊
曰朝特寺行至劍門見其形勝乃太息曰有如此之險要而蜀主劉禪
乃面縛降人豈非庸材乎遂有睥睨川蜀之意將流衆分立首目二十
餘人管轄餘黨散處於巴階文益諸州之間特兄弟收侄五六人為諸
州總領廣結川中豪傑說通草寇數處流衆日漸精壯樂從李特特勢
漸成矣後人有詩嘆曰

李特時歸劍閣初

睥睨已想在成都

豈知天長祚奸頑

亂起狂蠭遂彼圖

貳相晉惠帝任用張華

晉朝惠帝因賈模之勸任用張華執政。華恐孤立議專表薦裴頤共理軍國重務。二人孜孜輔治。恩侔太平。因齊万年死。劉淵等相和罷兵。關西平定。惟有六郡流民。李芯奏請容放入川。恐其必為後患。乃命該部行文與成都太守趙廩。令逐流民。廩還出榜。發各郡張榜。令地方連家查趕。使還故鄉。流衆等見之。皆奔集李特。寓相議曰。今公與某等移徙至此。統得稍安。又要發遣還鄉。且故土家業已失。無可存身。再創裏難。今公昆仲甚得川民之悅。正可有為。一旦再到閬外。即我等亦各自顧不獲朝夕相待。左右矣。豈能再如此處。今日之吉勢哉。李特曰。言雖有理。爭柰無辭以回朝命。李流曰。趁早各申文狀於州府中。情願編戶當差。一准我狀。即賄書吏造下文牒。然後赴公上司朝廷見我。當此。